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五

（門壻歸有光校正）

○說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氤氳氤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脉相貫克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

○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克鬱薰蒸

○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養吾仁

○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陰仁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

○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箇心來治此心却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

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
○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

○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箇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

○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

○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慧學須涵養本原

○窮理所以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是自鑿破混沌也

○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間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間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

○持敬易間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如目斯覩風霆流行如息相响今吾一呼一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

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嘗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爲有靈也

○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淳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偽也

○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覩其純全若

只據已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
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爲我聰明庶
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

○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爲主只就氣
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
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克塞流
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
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
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爲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
無餘二也

○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末如之何斯乃
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
其能如此皆氣爲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
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

○夫理冲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渾淪惟
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故可分愈分
則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

○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氳盎乎其和此天地
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
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溫厚而弗溫厚秋宜嚴凝而

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
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
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
違仁判為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

○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
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
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
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
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
也

○萬物出於五行五行一氣所分也萬物出於五常
理一而已何以亦分為五邪或曰理不可分木之
氣合此理而為仁金之氣合此理而為義因氣而
分也曰五常者非他五行之理也雜氣而言之無
乃混而無別乎或曰木得此理為仁金得此理為
義曰然則理空虛無一物因氣旋生此五者出來
或曰木之理曰仁金之理曰義曰然則一理包此
五者五行各得理之一偏請問如之何曰只是一
理在木為仁在金為義或曰一理之發在子為孝
在臣為忠其分殊也五常乃未發之理其本亦殊

邪曰五行之靜氣亦各異故嘗爲之說曰理具於氣未發則五行通體而總爲五常已發則五行異用而散爲萬行孝出於仁忠出於義脉絡固相貫也

○用志不分以其全力而向於道志不懇篤工夫散漫無成

○禮主於敬讓其心聳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已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

○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功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箇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閑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處皆善念矣

○天地定位各止其所氣交而和萬物乃生男女者陰陽之大義也和氣濫則爲淫氣狃欲忘返何以異於禽獸之雌雄牝牡相逐哉嗚呼世俗以男女之交本起於慾其別乃聖人立此以防故閨門之隱牀第之安天命至此每易缺陷詩首關雎其勸深矣

○聖賢冲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入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性中元無俱從軀殼上起穢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

○德性之知意味與聞見之知迥別識得此理涵泳默體諸已然後意味深長

○抗志高明超然如鸞鳳翔於天表一爲富貴所縛栖栖籠中之鳥俛首受制於人矣

○樸素恬淡其近道矣乎世味漸濃人僞薰灼盡鑠其天真矣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

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卽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

○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

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

○吾性元是聖人只被氣質自害學而弗至於聖却是隨氣質所使志反聽命於氣也

○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汙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集久之本體渾然是善

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

○一理散為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

○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為豈有靈也氣之查滓滯而為形其精英為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為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

○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既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

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為私意蔽隔常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原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

○人各私其私天地間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愷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群私合為天下大公

○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為心興一善念上帝用休而慶祥集焉興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

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似舉一大者來嚇人君蓋未迪知帝命也

○人君尊師重傅而其大臣推賢讓能上下習而成風穆乎唐虞氣象

○治天下須見得大規模又識其先後次第迺可以言治

○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邪君恭已於

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治天下者當以公天下爲心然後能盡用天下之善人君謙虛聽納於上博謀諸群臣以及庶民延見天下民救命內外之官各不憚屈已以務咨訪轉聞於上求天下之賢者集於朝俾之朝夕講求天下之事燦然畢陳然後兼總條貫畫爲科品次第施行

○眇哉人形固與萬物蠢蠢者同生也而魏乎與天地並立良由禽獸厥心蠢蠢塞人心虛靈能全得這道理若虛靈者暗塞背却道理營營軀殼之私天君之尊逐物奔放清明之都邪穢汙濁填滿則是天地間生出能思量能說話能作姦僞一箇巧於爲惡之靈蟲反不若禽獸之蠢蠢矣

○鳥兮弗可爲鳳獸兮弗可爲麟異類也人與聖人同類其形同也則其心同其心同也則其性人與聖人同也然而有弗同者聖人無欲人有欲矣謂聖人不可學自賊賊人者也然則馬胡以弗能使爲驥乎曰馬之蠢其氣弗能自變也人爲制其蹠啣而已至靈之謂人乃亦弗能自變化其氣質邪

○學以希聖爲志則日用所講明踐履皆當求作聖之功常以此勘驗決不至陷於訓詁詞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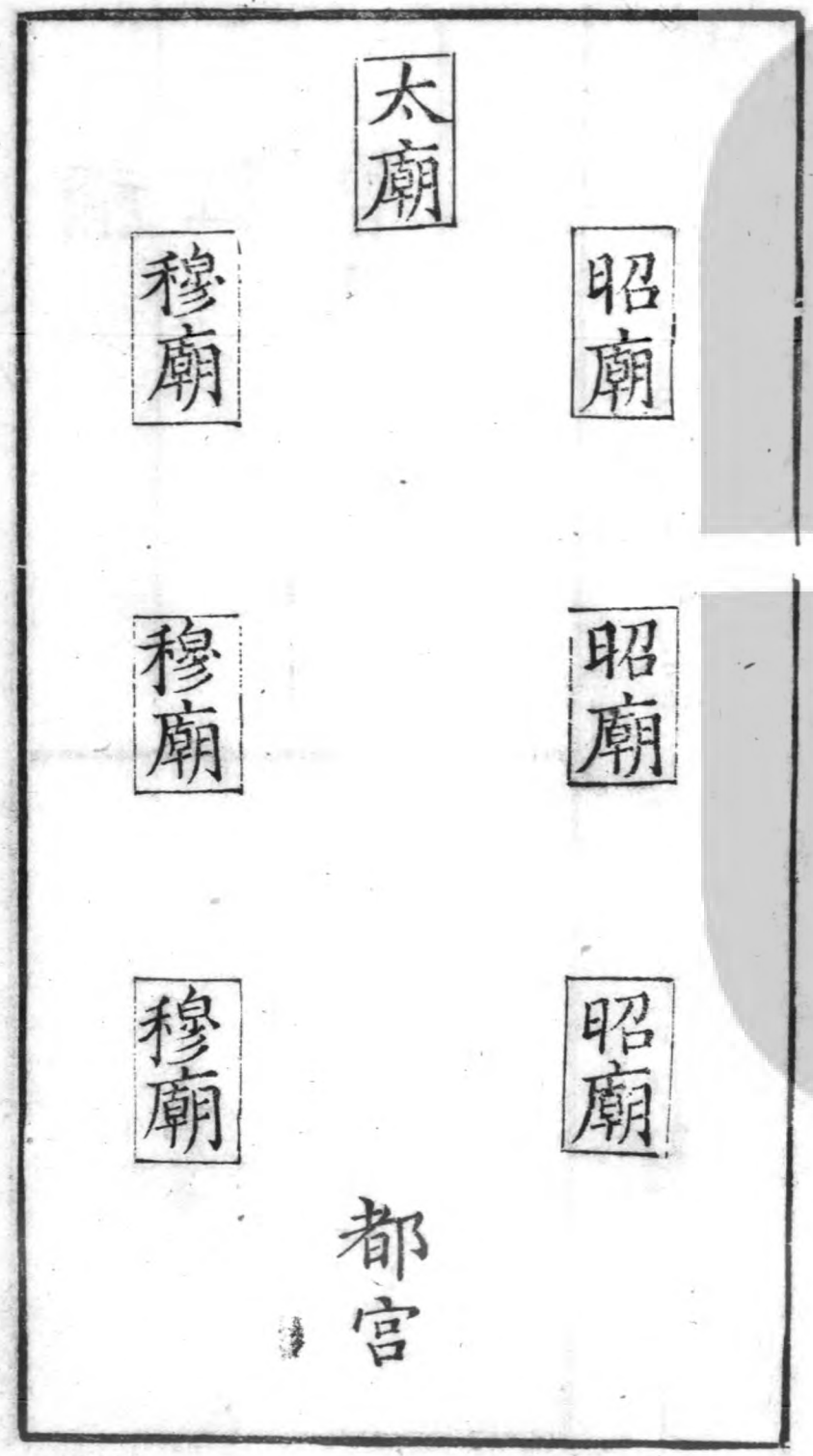
○祠堂圖說

祠堂之制前爲同堂而分其後以爲四室祭位則同享於堂自曾祖而下皆統於尊而暫屈以順祖考之心祠位則各奠於室由禰而上皆得南向而有常尊以申子孫之敬室之中其東爲昭第一室又東爲昭第二室其西爲穆第一室又西爲穆第二室室各有小門昭穆既定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子孫亦以爲序易世昭主升祔則昭遷而穆不動穆主升祔則穆遷而昭不動如高祖而昭則居東第一室曾祖居西第一室祖居東第二室禰居西

第二室高祖而穆則居西第一室曾祖居東第二室祖居西第二室禰居東第二室春則特祀於室夏秋冬三時則合而享之於堂其位則統於高祖之尊正其南向曾祖而昭則西向而居左之第一位祖居右之第一位禰居左之第二位而西之第二位空焉曾祖而穆則東向而居右之第一位祖居左之第二位禰居右之第二位而東之第一位空焉祠位異室故昭穆但分左右而無所嫌祭位同堂故左右當分尊卑而有所避祠以奉神於平日則所申之日常多祭以禮神於一時則所屈之

時常少庶幾尊尊親親之義咸盡矣謹列數圖而各繫其義於後

古天子七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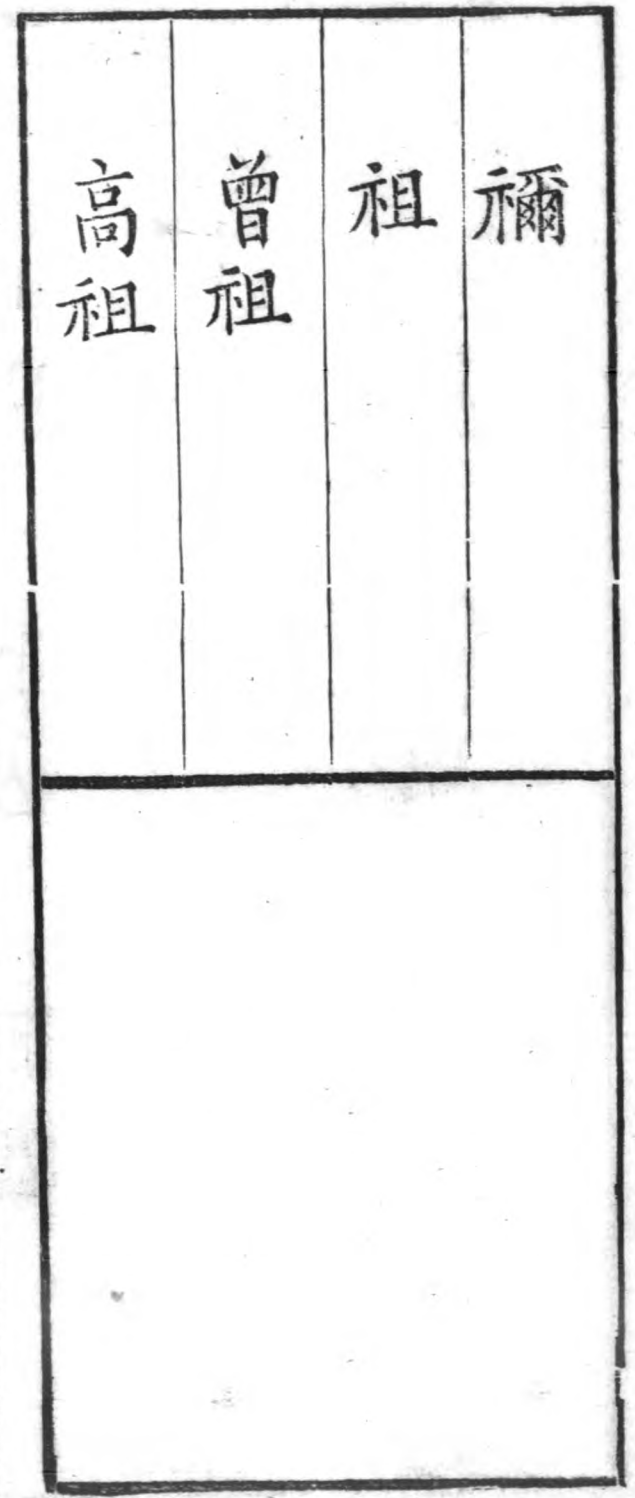


五七行

禮記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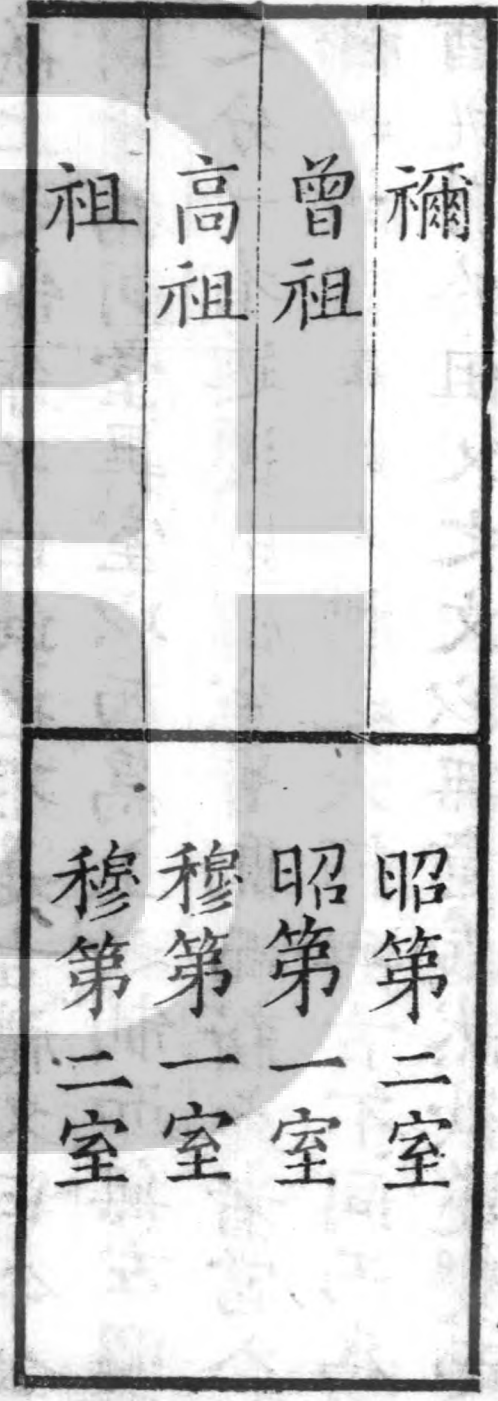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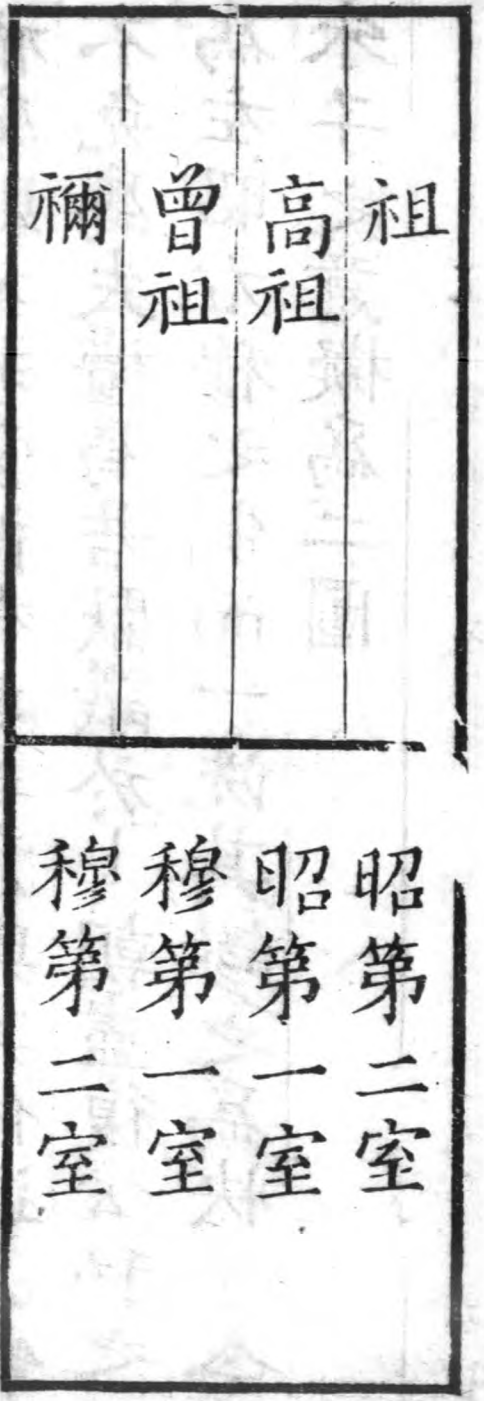
七

朱子祠堂圖



○按古之廟制以中為尊故太廟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列今四代之位自西而東則非以中為尊矣宗廟之制辨其昭穆為先今既以西為上則昭穆之法皆不可行恐於世代難辨故鄭子上問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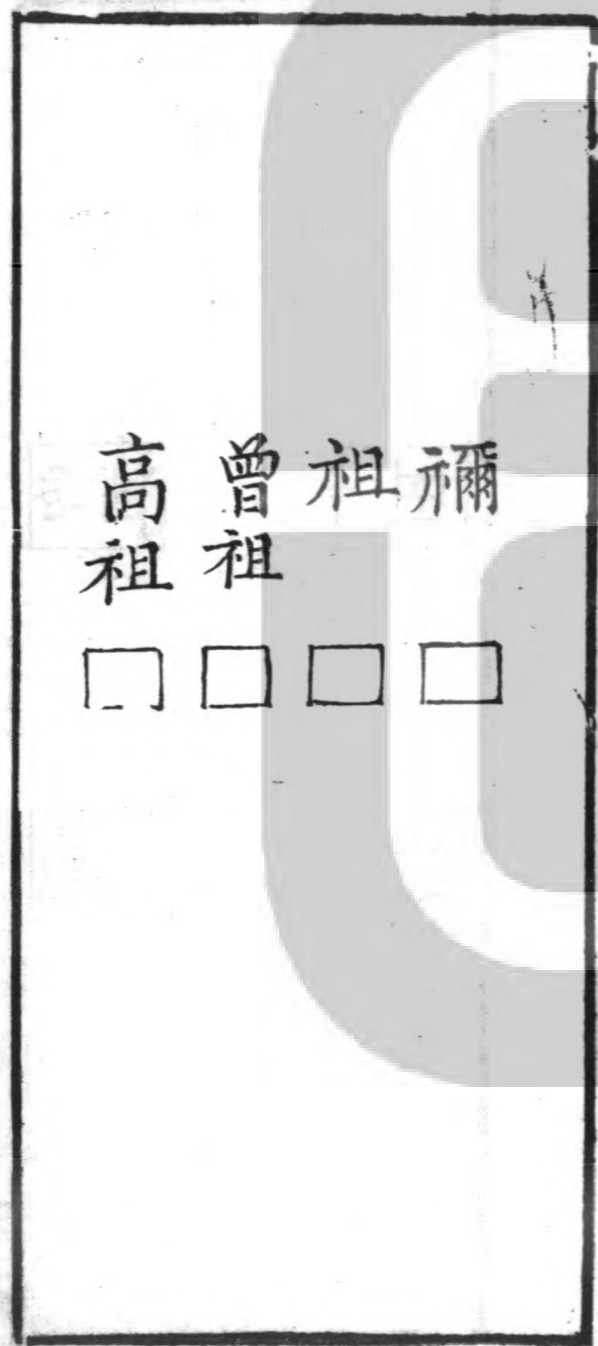
為上之制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分一有遞遷則群室皆動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一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為快乎今謹述朱子之意擬為二圖



○或曰祠堂既序昭穆則當以左右為分今並南向何也曰此緣子孫之心以尊祖考也天子諸侯得祭其始祖故以太廟居中群廟從左右之列士庶人惟祭四代而不及始祖乃虛其中而以祖考分列左右則皆不得申其尊矣如以高祖居中曾祖而下從左右之列則於高祖尊矣而曾祖禰終亦未得申其尊也况高祖親盡則亦當遷而乃居始祖百世不祧之位其心恐亦未安則所以尊高祖者亦未為至也又况尊尊親親須當兩盡自誼而言之有高祖而後有曾祖有曾祖而後有祖有禰

其分固有尊卑也自恩而言之由禰以及其祖由祖以及曾祖高祖其情不無隆殺也若惟高祖正位祖考昭穆相向則人子終身不得以南面奉其親矣豈能安於心乎故因古禮而變之四代皆為南向以申子孫之敬祖考各居室中而不相見又得以各全其尊非惟子孫之心安而祖考之心亦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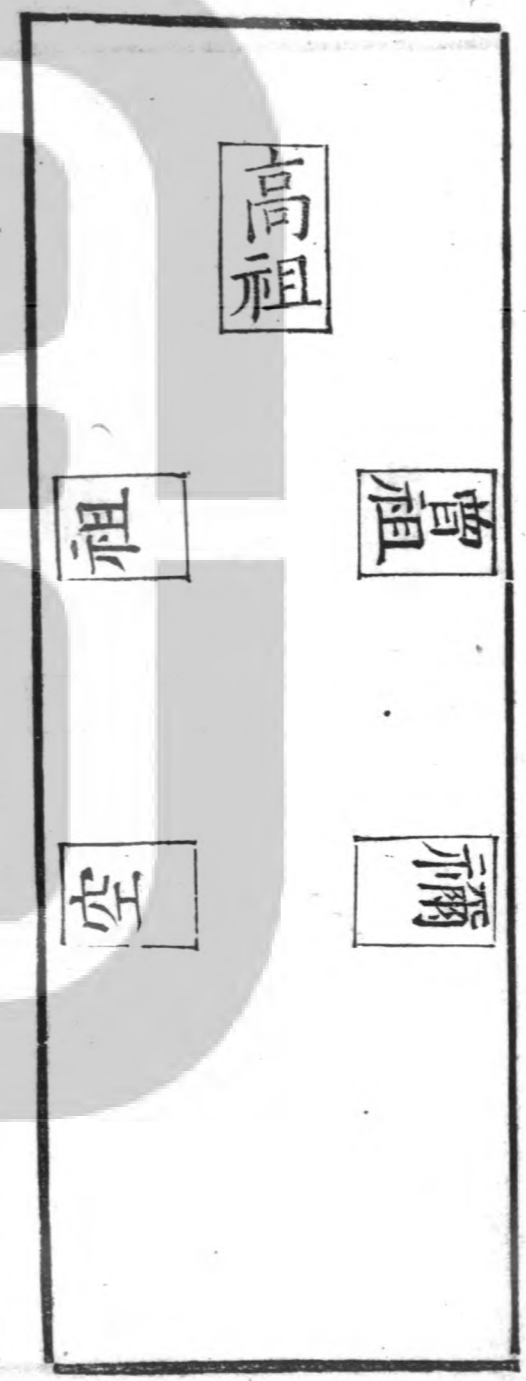
朱子祭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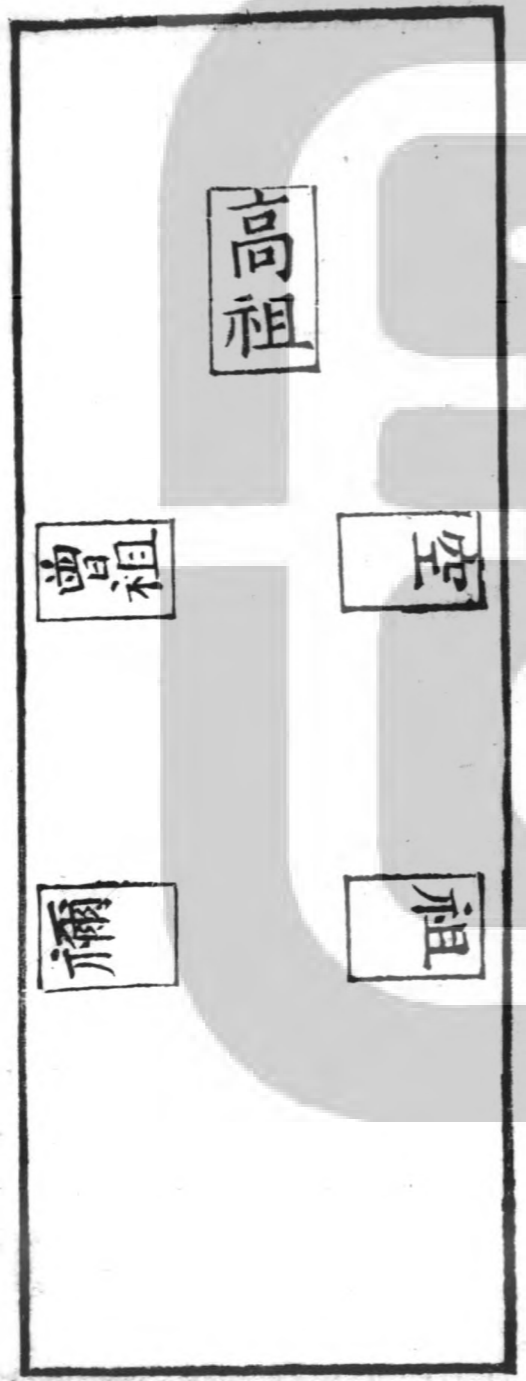
○按古者禘祭於室始祖既正東向之位則群昭皆列於北牖下群穆皆列於南牖下雖父子相對而不以為嫌以有始祖之尊統之也今既莫統於尊而猶四代並列則父子祖孫相並竊惟祖考之心

必大有所不安矣子孫而以非禮禮其祖考於心豈能自安邪今放古義擬為二圖於後

高祖穆圖



高祖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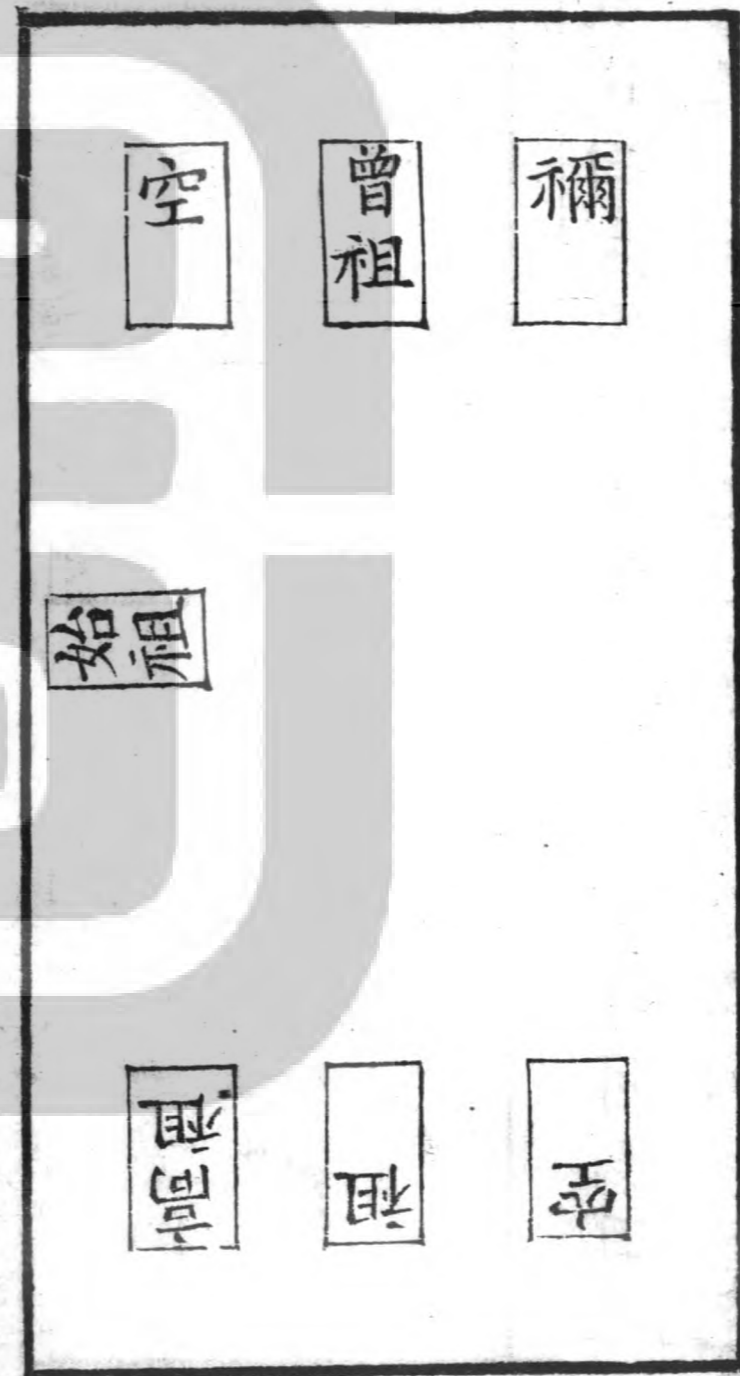
或問四代並祭必統於高祖之尊何也曰此緣祖考之心而義起之也自子孫觀之則四代皆吾之祖考自祖考觀之則其分固有尊卑不敢僭踰其尊也故必統之於高祖曾祖而下皆從昭穆之列然後祖考之心始安耳然則曾祖昭則空西之第

朝

四

二位曾祖穆則空東之第一位亦有所徵乎曰徵之朱子而已矣今列其圖說於後

朱子論四時祫圖



○中庸或問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禩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

○地理說

蓋校葬先君子始讀地理書惛惛莫知其為何說俗師皆能眩余然因是而天下大勢頗知之矣則舉似堪輿家亦莫知余為何說也而見謂誕謾易曰天與水違行天文起於東南角宿而西北閭闔為天門崑崙發源西北乾維而東南薄大海蓋相

首尾矣此天地相逆以成造化也天文亦自爲逆
日月五星逆天右行而成歲地理逆則氣固大逆
則氣大聚小逆則氣小聚近取諸身一呼一吸與
天地通呼出順也吸入逆也心之神光順則發見
逆則收藏而其機在目矣吁玄矣哉大地之脉咸
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
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
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面爲
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北狄廣漠萬里龍氣麤頑
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餘里固天所以限華夷也

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南氣散而弱知慕禮義世
爲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爲冀都
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脉若從天降
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繞以絕龍氣天文北極
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
微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
薄弗能都矣其地表裏山河而多阻朝貢轉輸
弗便也後世人主垂拱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
其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其不能
矣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

覆北隴皆爲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於南誠一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於漕河則障之使南且一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於天時地利人事無乃有未盡乎桑田之變碣石久淪海中中國水口不固世道升降天人固相符也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

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脉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界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於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於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古之聖神多起於東

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坦無備其
勢必宿重兵民力坐而困矣故曰古今異宜長安
洛陽大發於周而其機起自神禹北絡中絡枝脚
連轅壅遏大河秦川乃一水壑也鯀與水鬪智則
多爲隄而功數敗神禹鑿龍門疏砥柱河乃安流
是故龍門鑿而涇灃漆沮會於渭汭入河長安始
可都矣伊闕鑿而伊與澗瀍會於洛汭入河洛陽
始可都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
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近則嵩高爲左障然終南
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迴障

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
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融結非一處王氣
發久而歇又轉之他帝王有德也而興無德也而
亡是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詩云天難忱斯不
易維王南絡大峨山爲祖折而南行東出爲五嶺
乃折而北大盡於建康而長江至此入海自昔以
爲帝王都矣雖然建國者非控天下之上游則莫
若宅中圖大譬諸人身上游其首乎宅中其腹心
矣乎尾閭則不能運矣西南夷限山隔海莫能相
長雄惟宜填以恩信葱嶺以東西域諸國處於大

龍掖下以恩信懷之可以斷匈奴之右臂也天竺地脉發自崑崙之陽其左弱水界之不與中國同脉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遍於四夷凡夫尊之甚於孔子要之不可爲常經終繫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眩入耳余所可及知者僅此幾於大言無當矣乃若辨五星九曜以踏龍脉審官鬼曜樂以證穴情則其術別有精微而非余所能及也

○ ○ 觀海說

余與客觀海問同游者所得夫何如曰胸次蕩然

闊矣子盍言爾所得曰余慕夫江漢以濯之欲洗心而未能也又何得焉雖然請廣子之意君子觀於江河而知百流之小也入海而得大觀焉睨而望江河縈若帶矣其遠難極孰窮其外其深難測孰闚其下吾將以爲有涯則不見其涯然則無涯邪心之大也無中無邊混天地以爲體囿於耳目則藐乎其小不自知其大矣今吾立於海濱望洋則茫若勢若與天俱浮一色蒼蒼上下無方又曷有極邪登彼岸而望之亦且若是自古足跡所不能及則信目以爲固然又安知夫處下而觀上不

猶是邪達人之觀以神會也而遺其形彼耳目又安能拘之邪海於天地之間其爲物大矣然誠自夫天地之全體觀之則廢然而忘其大也物之隱現於海巨細萬類入以其形與海絜小大乃曾不能比其巨類之一而又何以哆然爲哉言山之高者自地而觀之耳天之高高山頽然其下矣雖纍萬山吾猶見其卑也今夫心其大不踰徑寸而周天之體六合之內外卷之不盈分焉入緣軀殼以自私七尺之形至與蠢蠢萬物者齊又安能參諸天地邪斯可大哀也已

○○參字應明說

參姪學於余余問先兄命名之意曰西方有參宿取義於茲按天文志參明則臣忠子孝遂字之曰應明且告之曰父子君臣人道之大者也是乃天之所命而吾所得以爲性者也爲子不孝爲臣不忠則爲逆天之命而自滅其性矣人失其所以爲人而違禽獸不遠矣是故學莫大於忠與孝大者既立而後百行從之參其勗哉

○○贈寬字德裕說

某邑某名其子曰寬請於邑茂才某乞余命之字

余告之曰惟大然後能寬大則包物小則爲物所包矣人知天之寬也萬物覆焉而不知天之所以寬者大故耳乾一而大包乎地之外凡物無不囿其中人心之神其大如天故能包萬物之理也某曰大哉言乎某未之前聞也敢問其次曰惟虛然後能寬虛則容物小則爲物所容矣人知地之大也萬物載焉而不知地之所以寬者虛故耳坤二而虛容乎天之氣凡物無不蓄其中人心之體其虛如地故能容萬物之理也某曰至哉言乎某今而後聞之敢問其次曰公則大私則小寬也能無

私其身以公其心則所謂大者可漸學而能矣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寬也能無誘於外而中有主焉則所謂虛者可漸學而能矣盍字之以德裕乎裕者寬而有久義荀子真積力久乃入裕之謂也某曰善哉言也茂以加矣雖有他說弗敢復請矣遂書以贈寬

○○顧壻芸字說

顧某季子芸頗自謹飭吾兄以其子妻之賓嘗命其字曰立之表叔李某來以告余曰善哉芸去苗間草也劉章之歌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

者鋤而去之余嘗以况克己之學且告之芸矣厥後芸補弟子員進而游太學表叔與芸偕來請卒受教余告之曰人非下愚孰不欲爲善而去惡也哉善根之弗能植銳焉惟剪惡是務滅而復生其端無窮去之弗可勝去也無亦惟是戕吾善根培而壅之有惡則刈勿以害吾善嗟乎善惡之不兩立也久矣匪善勝惡惡即勝善人惟善根之弗立也而惡得以固其根驕驕桀桀惟日張皇善不復茂矣乃哓哓訾噉人曰彼胡得爲惡噫天下之能立苗者寡矣視己之田蕪穢不治乃舍而芸人之

田雖曰不愛莠而自害其苗吾弗信也表叔曰吾老於農知則莫我若雖然吾藝吾苗於田曷嘗藝莠而莠常亂吾苗吾不知彼胡然而生也曰信乎苗生有種嘉穀之熟也農善其種而藏之及春而播厥種其擇之也惟精苗未蕤蕤而莠茁然而長矣彼得水土之氣則生豈待種乎農惰弗力去遺種在田旣其來歲且盈畝矣謂芸曰善有種汝知之乎對曰未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斯降自上帝者也惡本無種汝知之乎對曰未也是生於物欲吾性無之惡生而弗去伏藏於心遂畱厥

種他日遇物則發延蔓無窮矣請問如之何曰恒存汝心善根自固惡根自消隨事省察而克治焉善之萌芽暢使條達惡之萌芽剪滅俾無餘焉毋俾之盛盛難圖也表叔曰吾不學聞子之言吾心有戚戚焉曰政惟人性皆善耳然則人何以爲惡斯易爲善斯難曰人自莫肯用力耳吾苟欲爲善何善不可爲苟不欲爲惡何惡不可去哉聞之天下有不可長之苗與曰無之孰謂天下有終不可去之莠邪芸謹對曰命之矣今而後其曷敢不自力

○○鄭堦若曾字說

鄭堦若曾厥字伯魯孔子道之宗也其徒三千傳道者顏曾氏而止耳顏也如愚曾也以魯而聰明材藝者弗與焉豈非用心於內邪天地氣化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偽君子之學涵養本原凝定深厚然後能開天聰明支離以求之弊弊焉後聰明以徇外是自鑿破混沌也余嘗觀物而有感矣方草木之勾萌鬱然有塞意又則華盛而實繁漏泄太早未有不先萎者也喟然嘆曰人之學何以異於是哉篤實者光輝浮躁者淺露若曾其默

識之棄爾小慧毋分爾志勿內不足而急人知悉
斷外誘葆爾真純則曾之魯乃可幾也

○○從子希明字說

從子希明加布於首請字於賓命之曰誠甫季父
顧余曰爾盍勗諸對曰唯乃告之曰而學以變氣
質也愚也希至於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誠也自
誠明者聖希天也自明誠者賢希聖也由愚而明
士所以希賢也而幼也蒙今長神識日以發矣志
向於善則開聖賢知見而日進於明志弗向於善
則開愚不肖知見而日淪於闇爾尚敬之哉請益

曰辨惑則明孰辨曰嗜欲之迷人也惟食與色惑
則敗德喪身而能辨之勿近可欲弗以亂爾心庶
幾明也已矣庶幾誠也已矣

○○定余氏三子字說

休字德弘起於乃父存日雖於休義未切而甚切
於休之身程伯子云西銘言弘之道於乎民吾同
胞也矧於親同胞乎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
令兄弟交相為瘡傳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
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休也思父母之大德忘
兄弟之小怨其仁已乎休乎休乎吾父不見汝而

倦倦汝思汝能信受吾言否乎煥字德中乃父已弗知之矣外舅實命之煥義未切吾更字之曰德潛蓋歸請於外舅而易之煥乎煥乎豈有不篤實於內而外輝光者乎汝當沉潛用功昔者學問之日淺若真所謂鹵莽而耕之者矣曰然若真所謂滅裂而耘之者矣曰然汝今改是六揚名以顯父母煥七歲而孤今亦既受室矣而字未加煥本俗書於義無所取已孤不當更名吾以義起之造化消息盈虛其道密微吾舉物理况汝火旺於夏其燄也不揚火囚於冬其燄也反烈物禁太甚故

造化乘除其間火老陽也亢則為虐過剛也夫故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又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煥乎煥乎字汝以德叔吾願汝之退藏也而弗願汝之輕躁也吾願汝之巽伏也而弗願汝之露揚也吾與汝通家之故汝雖未得見吾固當知有吾其敬聽長者之言毋忽

○○贈唐一麇

一麇既冠來謁告之曰願爾篤志賢何人也聖何人也希之則是又告曰願汝強力開汝天牖塞汝入竇正道是迪申告之曰願汝純德照徹暗塞塵

垢蕩滌深造聖域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五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六

(門壻歸有光校正)

○序

○○周禮沿革傳序

夫周官何爲者也聖人代天而立也爲生民開太平也其稽古而集厥大成者乎吾由是而得聖人之心法焉是故其統紀安在曰在王心諸所建置孰重格王爲重也其條貫何攝曰三百六十屬一六官也六官一太宰也太宰一天也行之則奚先厥亦先建六官大綱定矣乃萬目次第以舉三百

六十屬備矣吾由是而得聖人心法焉聖人之心
何心也醇乎天心也渾乎天地萬物一體罔有不
仁也故其法天下爲公不敢少以其私病民也是
故由其道可使天地奠位萬物各止其所茲謂盡
善古之極也秦暴以顛實始棄古典則惟厥私意
便安命之曰法肆一人於民上天乎爲民立君之
意荒矣後有作者莫知其朔廼規規襲秦故常創
業甫定與民休息哉稽古則不暇暨於守成舊章
是因則莫之敢更雖以天挺雄才未能或之度越
也故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

至公秦以其私聖人大明秦以其苛太平之典曷
日其興邪天將有待邪古經簡奧儒者頗爲發明
校不敏因其典禮以求其會通僭爲沿革傳推古
可行於今吁迂遠而闕於事情與都乃言可底績
與愚皆罔敢知惟曰吾——皇先公厥心廼克正
事敢獻聖學惟治亂匪自他一惟心造——皇尚
作聖毋或自聖德之下衰久矣——皇卓有立曰
予一念公對越上帝曰予一念或私帝震怒之一
民弗獲其所惘瘵予身丕遠惟古帝王是師曰予
德弗類終身惟耻予非古訓弗以學別求聞昔之

先民是程惟師保是隆惟耆老成人是詢惟法家
拂士是親招我髦士於四方其彙於一朝曰汝其
師師惟聖學是明以保我
祖宗黎民茲惟太
平之基

○○ 六書精蘊序

嗟周之衰天王之弗考文也以矣秦以凶德閔位
強取文字而同之乃後世惟李斯是師先秦古文
則既闕有間矣其別出者多列國未同之書然則
文終不可考與曰文者非他也心之畫也所以體
天地萬物之撰也古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

之所同然者何也天然而然也心學而明也貫若
一矣古人之心學大以密倉頡之作六書也猶之
伏羲之作八卦也若剖混沌而開之其道易簡愚
夫愚婦可使與知知不足以言道乃其精蘊則
有學士大夫不及盡知者是故傳久則易以譌有
王者作議禮制度而考文心法同也昔者周宣嘗
考文矣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史籀所述也文字
浸以備矣開闢而後與有功焉者也心法之微傳
與否與今固弗能知矧秦之斯彼何人兮而其心
乃敢曰古亦莫予若矣茲其萬惡之根矣大篆之

變而爲小篆也斯實紛更之文字則大備矣混沌之鑿也亦多矣秦以吏道易君道天下日擾擾焉程邈因是以隸書代篆書六書亦墜地矣要之二人者同於輔桀者也校嘗曰三代而上一宇宙也三代而下又一宇宙也自秦限之矣秦弗稽古師先王而歷代師秦以爲故詎惟六書也哉校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久湮欲請於上因古文是正小篆之譌擇於小篆可者尚補古文之闕多病未遑則爲之贊發大義以闡心法學者毋滯於書而博之天地萬物毋徒求之天地萬物而反求諸心

天機之不器於物也古猶今也噫天而欲興斯文也茲其濫觴也已或曰師無道秦百代羞也請廢斯篆一洒空之無寧慊於志乎曰斯篆亦詎能盡廢古文今亦何必盡廢斯篆天王而考文也亦惟祖頡而參諸籀若盤孟書定而一之斯篆可者取之其不可者釐正之惡而知其美曠若天地之無容心焉邈隸亦也修之與俗宜之翻篆而楷俾無失六書掃官府之繁苛灰書籍之叛經離道者復歸民於樸毋或瑯琢其天或曰噫信斯言也古道可還也六書云乎哉

禮記纂言序

六經聖人親所刪定秦人燔之禮樂二籍俄空焉
世惟周官儀禮廬存而學官罕所傳習漢儒所補
戴記列於五經純駁班如也註疏又頗傳以緯學
經世之誼鬱而未彰今所宗者陳氏集說而已耳
朱子嘗修正三禮未就惟吳氏纂言倫類明整稽
合諸儒異同厥功博哉而世鮮有傳者豈天未興
斯文與曷絕之易而續之孔艱也雖然後有作者
稽古立制與世太平茲書雖匪盡出孔氏固周官
儀禮之翼也文獻斯存殆將由是乎考法千古之

闕典可舉而行也君子之於禮蓋沒身焉學者弗
及見古全書幸而此編尚在庶有格言詎可暫而
舍諸如用於世且將執此以往矧亡者禮之數也
其不亡者存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根心所發也蔽
以一言曰毋不敬茲書開卷全經之體要具焉其
可忽諸寧國守胡君東臯爰刻是書嘉與四方士
共之屬校題諸簡末先王之典墜地也久矣庸詎
知天之不欲興斯文也而以是爲之兆與君守郡
適倥傯多故時乃能崇尚經術其爲政知所先務
哉

朱氏遺書序

六經傳道之書也訓詁而已耳漢儒之所以陋也
辭章而已耳唐儒之所以衰也迪知允蹈克之爲
聖學焉達之爲王道焉宋儒之所以盛也六經至
朱子而大明世之學者咸知誦法朱子雖然其講
明也過多其踐履也過少後儒之所以支離也或
乃入耳出口而未嘗反求諸躬假途以干祿立門
戶以要名而朱子之志荒矣道喪於多岐舍旃而
求捷徑逃儒而入於釋者也害則滋甚校始讀朱
子語類文集二書歎其廣博浩繁茫無際涯久而

見其提挈綱維闡發精蘊有確乎其簡易者然後
知夫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條列萬餘而其本惟一
焉耳溯流而窮其源歛華而就於實斯固朱子所
望於後學者也輒不自量爰取二書刻其統紀條
貫深切而著明者輯爲朱氏遺書雖未足以得古
人之全體然於聖學之階梯王道之權輿亦畧具
矣學者惟毋以糟粕視之則古人之不可傳者庶
乎其猶有傳也

○廣東鄉試錄序

代考試官作

惟

皇御極萬邦咸慶作曰天其將啓堯舜之治乎元年天
下大比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謝珊謀于左布政使
王子言按察使汪銖等曰貢舉大事也矧逢景運
惟茲海濱黎獻共臣其慎擇舉者爰先期聘四方
文學既而巡按監察御史涂敬受

命來代監蒞厥事曰予其輟他務虛中以治之維時總
督右都御史張嶺總鎮太監韓慶總兵撫寧侯朱
麟暨提督副都御史聶賢咸贊襄曰予其經武俾
文教聿興市舶監丞解銘審錄寺副汪和亦與贊
焉及期御史敬颺於衆曰惟古賓賢暨能惟今稽

古其毋顯文藝乃請教授應奎黃文雍曰其綜文
衡汰厥浮華惟實彥是登教諭周天錫張琦萬楷
林文炳訓導黃珠陳思順鄭復曰其分閱五經文
必根於道毋尚枝葉時提調右布政使章極左叅
政周用以舊服正法度監試副使陳祥僉事李中
糾弗共者肅以常刑叅議徐度孫懋副使胡訓王
大用胡璉僉事王宗源汪克章沈焯臧相施儒都
指揮甯漳李漳等咸協心於外以胥有濟遂合提
學副使魏校所簡士三試之拔其尤七十有五入
導

制額也錄成獻於

朝奎當序諸首簡竊嘗聞之古者學校教民其德六
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
六曰禮樂射御書數皆實學也貢舉之制始於族
師閭胥月書其行而終於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
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
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惟今鄉試有
錄殆古賢能之書也雖然奎初不知諸生誰氏所
校者一時之文耳道德行藝無得而稽焉其賢其
能未知與古奚若文則燦然盛矣有稱道德者有

談仁義者有及性與天道者視古閭胥所書敬敏
任恤族師所書孝弟睦婣有學若陞小焉然皆紙
上語耳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諸生之言其有德者乎我不敢
知行其可信矣乎我亦不敢知惟自踐爾言乃不
負所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
之有得又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敢以
是爲諸生勗昔者驩堯舉共工於堯曰方鳩僝功
匪徒以言也帝猶吁而弗用曰靜言庸違今諸生

皆以言揚他日修身刑家平均天下慎毋違爾今日之言否且不容於堯舜之朝矣敢以是爲諸生戒

○廣東鄉試錄後序
代考試官作

我

國家立學教民設科取士其在廣東歷五十餘科矣名公鉅儒先後相望科目與有光焉此我

皇上龍飛第一科也巡按御史涂敬等以庚之朝入院

昭告于

天地神明誓公無私以進賢報

國壬之朝以出天氣清明人事整暇僉喜爲

國家得人賀謂文雍盡序諸文雍不佞請廣其意以告多士夫道充塞宇宙何古何今何遠何邇然自三代而降人才治化何如也溯而求之三代之前人才治化又何如也宇宙之間如有大限隔議者謂今之不能爲古譬則人老而衰不能復少壯矣异哉斯言道無汙隆學有明晦茲其爲古今之別爾古之學也以實行今之學也以空言古之學也以求道今之學也以干祿士逐利誘靡然一趨於文心術旣壞故其學術益以支離而人才治化闕

然其弗振矣作新變化是誠在今不此之圖謂古
不可復是未知天地之運一盛則一衰未有衰而
不盛者也今

天子英哲天縱粹然堯舜之資方將稽古正學上溯精
一之傳萃天下賢者於

朝交修厥德俾分教於四方以一道德以同風俗然
後使民興賢出使長民使民興能入使治民則天
下之民無一夫一婦不與被堯舜之澤矣此萬世
一時也天下大勢西北者其原也東南者其委也
天下之山皆起於西北而盡於東南天下之水皆

發於西北而會於東南廣居嶺海之間乃天地之
盡氣也氣已盡而復發泄之故山川崛竒毓爲人
才多發豪雋秀而能文而渾厚剛大之氣或有所
不足故古之聖賢多起於中土而南粵迄今寥哉
無聞豈氣之鍾於人者固有弗全邪曰否人心與
天地相通山川詎能限隔至善莫如堯舜至惡莫
如驕跖係其心存正何如耳一念天德堯舜在茲
一念人僞驕跖在茲常存厥心顧諟天德行著習
察動皆以天毋汨以人僞是聖賢復生於今也故
曰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

此心此理同也道本在我顧自諉曰弗能且上誣其君曰是何足與有爲也則亦棄人也巳文雍與諸生有一日之雅竊觀文獻之盛故於錄終進之以聖賢德業庸厚望焉若謬爲大言一則曰堯舜二則曰堯舜而其行違禽獸不遠焉則是相率而爲僞也巳文雍惡乎敢文雍惡乎敢

○○自京口入汴紀行

京口擊楫橫絕大江駕長風渡淮自此南北形勢分矣江淮之間厥田膏腴而多遺利若農扈得人富庶可期月而望也兩淮鹽利甚博患亦彌深今

將釐宿弊乎請法行自近始可以裕國而寬民必也爲遠圖不可不深長思矣甄琛元勰之議要皆未見周禮而有言也淮小於江不啻倍蓰而吞大河豈特智者決其爲患河北有鯀隄而無禹隄後世師鯀而不師禹河患何時而平也漕河新開暫遠河患但今大河勢已趨北決溢而復故道誰能禦之漕河之憂未艾也海運期期毋講上策莫若修舉虞集故事其次法唐宋轉般

國朝設淮徐臨德通五倉尚存遺址而遺意則莫之識矣妙在通融焉耳米乏則以次轉輸米賤則隨

在廣糴貴亦時糴之以爲糴本但使漕運得人辟
召諸監倉而久其任北方復兼糴麥粟倍給於軍
此法之至省至便者也唐陸宣公嘗行和糴關中
歲增百餘萬宋蔡京壞綱運東南遂不能支其利
害昭昭可考也昔者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今因漕運而逆河濟及淮三瀆之性垂及百
年今

上英才邁世赫然將大有爲天意適於此時變動自是
一機深識天人之際者莫若勸
上乘此一大機會作一大處分漢都關中文景恭儉未

嘗轉漕武帝窮奢極慾歲漕關東六百萬斛海內
虛耗昭帝恭儉一旦盡罷之

上恭儉愛民如倣古制國用之法通計國課歲入若干
國費歲出若干立一會計之書課入視

祖宗時孰增孰減費出視

祖宗時孰寡孰多立爲定格一斷以

祖宗舊制復進而考法於先王百年冗費一三革之萬
姓誰不歌舞

聖德漢昭盡罷漕運未足多也京口地固而民悍劉裕
嘗用之矣此金陵之東戶也維揚少弱近淮則又

強矣此金陵之外捍也彭城山勢雄偉實南北之
要衝古之立國者設險必在數百里外呼吸則四
圍皆應觀形勢之起伏其間強弱自相為牝牡信
天造而地設也觀淮而江之上流可想矣汴坦而
無備豈帝王之都宋太祖謂遷洛陽未已終當都
長安耳吾欲循周漢故事據天下之上游省冗兵
以寬天下真英雄也自彭城入汴萬里中原因在
仰稽聖神經緯之蹟邈乎不可見已中觀豪傑所
以成敗興衰與其攻守之畧蓋有可言者俯察生
靈困苦之狀無路達於

九重深思地利不興萬無致太平之理斯地也夏用之
以貢商用之以助周用之以徹今乃鹵莽耕之滅
裂耘之不復有相之道海內所由困窮也堯舜舉
農師禹盡力溝洫文王即田功蓋天子之職主於
代天養民而守令又代君養民今也數易牽制又
多匪人地利誰與興復必也隆重守令大畧如西
漢時治道乃有根柢戰於中原步不如騎騎不如
車車可以戰可以守騎便衝突可為游兵因思溝
洫法存戎騎亦難蹂踐豈有晉宋之禍也校所至
風雲相迎河山如待天寬地寬眼亦寬覺得收攝

只在方寸深愧主宰不立未免衮衮隨逐大化噫
此心收却根本上露生端倪纔與天地同體若放
去自由便被軀殼私慾裹住違禽獸不遠矣

蘇州府知府太

原王道行校刻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六

五
一一三

蘇州府知府太

原王道行校刻

八

